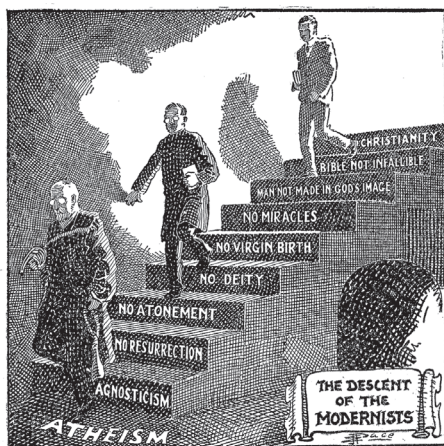


# 不認不認還須認

性／別道德化的移形換影

游靜



這是一張1922年美國「基要派」(Fundamentalists)諷刺「現代派」(Modernists)的漫畫<sup>1</sup>，指現代派從不相信「聖經無誤」開始，一直「墮落」到無神論。港片《整蠱專家》中穿西裝打領帶的周星馳，與片中演他哥哥的劉德華手牽手如一對好姐妹，高唱《我要努力向上》，然後雙雙失足滾下樓梯壓住彼此身體，引來哄堂大笑。這兩個不同時空的「樓梯的故事」有啥關連？

## 《整蠱專家》

在美國歷史上，尼克遜是最強硬打擊「休閒用藥」／「消遣用藥」娛樂用藥 (recreational drug use)——或所謂「濫藥問題」——

<sup>1</sup> 下載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Fundamentalist-Modernist\\_Controversy](http://en.wikipedia.org/wiki/Fundamentalist-Modernist_Controversy)。

的總統。1972年，國家大麻及濫藥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rihuana and Drug Abuse)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大麻，一個誤會的符號》(*Marihuana, A Signal of Misunderstanding*)，這份Schaffer(委員會主席)報告書建議把擁有大麻除罪化，因為它不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而美國人有選擇個人生活方式的權利<sup>2</sup>。尼克遜卻漠視報告書的提議，並在任內發動了一系列立法及執法行動，全力打壓「濫藥」，包括大麻。但是他真正關心的，其實是美國正在打的越戰進程。1970年5月，兩位國會議員Robert Steele及Morgan Murphy報告美軍在越南染上一場正在擴散的「海洛英疫症」("growing Heroin addiction")，同年6月17日，尼克遜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向「毒品宣戰」("War on Drugs")，並指「毒品為美國的頭號敵人」。同年9月，「金流行動」("Operation Golden Flow")展開，規定所有美軍從越戰回國前必須經尿液測試，若被發現濫藥，將不獲准回國。結果只有4.5%的士兵驗出陽性反應(WGBH Educational Foundation 2007; Wikipedia 2007a)。

這歷史事件可以帶給我們兩個啟示：

- 1.當你無法把真正的敵人宣之於口時，你必須發明一個完全不相干，最好是你一定能夠打贏的另一個敵人，讓你可把對真正敵人的恐懼錯置到這假想敵身上，並同時綽排打贏的勝利與虛榮。大麻跟海洛英都不是當時實際存在的問題，實在的只有對美軍會在越戰打輸的恐懼。越戰後來當然真的輸了，但一場無中生有的對毒品的仗卻「贏」了，從此改變了美國往後三十年的休閒用藥政策。在尼克遜向毒品宣戰後一年，因運用大麻而遭逮捕的人數暴增了十萬(Common Sense for Drug Policy 2007)。
- 2.這場「文化戰爭」不但揭示了當權者如何以謊言取代事實來把

---

<sup>2</sup> "We believe our recommended scheme will permit society to exercise its control and influence in ways most useful and efficient, meanwhile reserving to the individual American his sense of privacy, his sense of individuality, and, within the context of all interacting and interdependent society, his options to select his own life style, values, goals and opportunities... Considering the range of social concern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marihuana does not, in our considered judgment, rank very high. We would deemphasize marihuana as a problem." 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rihuana and Drug Abuse, *Marihuana, A Signal of Misunderstanding*, [http://www.druglibrary.org/schaffer/Library/studies/nc/ncrecl\\_17.htm](http://www.druglibrary.org/schaffer/Library/studies/nc/ncrecl_17.htm).

偏見合理化，也暴露了「時機」(timing)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尼克遜掌握了最精準的時機，運用當時社會最需要消費的修辭：「宣戰」、「打仗」、「行動」等，移形換影，成功轉移視線。此敘事只能放在特定的時空才能凸顯出它特殊的、被隱瞞的意涵，與意涵上的刻意被錯置。尼克遜這種扭曲、隱晦地把意涵再符碼(recoding)的方式，教我們在閱讀當權勢力的論述時要額外小心，必須以更謹慎、更有創意、更理解歷史脈絡的方式去思考及解碼(decode)。如果只是照字面上(literal)的意思去拆解，可能正中當權者的圈套或抓不着癢處，無法協助釐清問題的核心。

## 恐同時刻

以下容我說一個發生在香港，同樣是關於掌握政治時機、以配合市場策略的適當修辭來遮掩更深層恐懼的故事。

2005年4月29日，香港自稱最有公信力的報紙《明報》刊登了一份由9,800位個人及374個團體聯署的四大版聲明，標題是「寬容同性戀者≠鼓勵同性性行為／反對歧視同性戀者≠贊成性傾向歧視立法」。為甚麼是2005年4月29日呢？因為，同日，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即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發表了一份新聞稿，公開紀錄了中國向聯合國提交就「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國別報告<sup>3</sup>。委員會在2004年曾以書面向港府提出28項提問，2005年4月民政事務局副常務秘書長余志穩與律政司等，代表香港在日內瓦出席一連五天的審議會，余志穩在會上揚言，港府正「致力促進一種互相容忍／包容及尊重的文化，以推廣沒歧視的社會」<sup>4</sup>。經社理事會具體問到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實際功能及性傾向歧視的問題，余志穩這樣答：「政府在2001年已開始立法制止諸如此類的歧視……在2004年9月，為加快立法步

3 中國在1997年簽署經社公約。

4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was working hard to promote non-discrimination and to foster a culture of tolerance and mutual respect."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Review Initial Report of China, "Press Release", United Nations, April 29, 2005. <http://193.194.138.190/hurricane/hurricane.nsf/0/EF0EBFFDB1BD26EFC1256FF5002B3FBE?opendocument>

伐，政府率先成立『性小眾論壇』，為政府與不同性傾向人士之間提供正式的溝通管道。未來數月，政府更計劃成立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GISOU)，為一項民政事務局轄下的兩年計劃。」<sup>5</sup>（粗體為筆者所加）

今天我們回過頭看，當年余志穩向聯合國聲稱香港已**開始**立法，其實只是開展了兩個跟立法毫無關係的親民「計劃」，而這兩張號稱能消除香港社會上對性小眾歧視，促進更多互相包容、尊重的皇牌，轉眼間也變得名存實亡。「性小眾論壇」在2006年接受專門推廣向同性戀提供「修補治療」(或「拗直治療」)的基右組織「新造的人」<sup>6</sup>作為性小眾代表團體之一。2007年，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也從民政事務局屬下調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旗下，被認為不再是「民政」／「對內」的政策("Home Affairs")，而被歸類為「對外」事務，屬負責掌管執行基本法、促進與中央及台灣聯繫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規管。這種歸類意味着香港政府視性傾向歧視問題為一項只需與中央對稿、按中央本子辦事、及向國際社會交代的課題，不再與香港市民生活有關。當時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sup>7</sup>曾在2008年一次訪問中指出：「每當社會出現一些與公眾利益有密切關係，而且富爭議性的問題時，他會與另外幾名基督徒高官會一同這些事祈禱。他們會見到上帝會親自介入，賜給香港最好的安排」<sup>8</sup>。

正正是2005年4月29日那一天，就在港府代表向聯合國承諾會加快性傾向歧視立法步伐這消息快要變成公眾資訊之前一刻，就在這一刻，香港基督福音右派展現了他們如何充份掌握一般公民社會力量望

<sup>5</sup> "...in 2001 legislation was introduced to prohibit such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In September 2004, as a first step towards accelerating that proces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Sexual Minorities Forum' to provide a formal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ersons with different sexual orientation. In the next few months, the Government also planned to set up a Gender Identity and Sexual Orientation Unit on a two-year pilot project under the aegis of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出處同上。

<sup>6</sup> 「新造的人協會所提供的輔導服務有別於一般的輔導服務。後者傾向鼓勵受輔者接受自己的性傾向，而本會卻尊重同性戀者改變性傾向的決定，為那些已經決定改變性傾向的人士，提供適切的幫助。」<http://www.newcreationhk.org>

<sup>7</sup> 2011年林瑞麟獲委任為政務司司長，經常被網民譏為「林公公」及「人肉錄音機」。  
2012年梁振英上台後林瑞麟決定不留任新政府，往英國唸神學。

<sup>8</sup> <http://www.creationtimes.com/content.php?id=1239>

塵莫及的政治情報，史無前例地集合資源，把性傾向歧視立法翻譯成基督徒行將失去「信仰自由」、「良心自由」、社會行將「失去平衡」等的威脅以製造恐慌，從而大大擴大了他們的公信力與政治籌碼。

## 無中生有

2005年4月明報的四版廣告由維護家庭聯盟刊登，維護家庭聯盟的發起人是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及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聯盟通訊地址也為明光社。明光社與香港性文化學會有密切聯繫，兩者的董事、顧問及執行委員會中至少有六人重疊；在論述構築上，性文化學會可說是三者的「大腦」。自2005年開始，明光社與性文化學會陣營發起的一系列聯署與廣告，不斷恐嚇大家會發生「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那是美國右派為打壓「積極平權政策」(affirmative action)「過分」照顧弱勢社群，好讓他們可更肆無忌憚的更歧視小眾而發明出來的。在香港這本來就習慣歧視弱勢、毫無「積極平權政策」可言的社會，要談「逆向歧視」作為一種「禍害」委實叫人啼笑皆非。可見香港近年不斷現身的福音派保守主義陣營師承美國基督右派運動，對美國基右的話語照單全收，故這陣營也可被稱為「香港基右」。偽裝「政治正確」、靠社會科學堆砌藉口、掌握市場修辭與政治時機來製定立場以統一戰線從中賺取權力，並把家庭、性議題道德化、目標單一化並尤其針對同性戀等策略——這些全部都是香港基右從美國基右搬過來的。一如美國基右，香港基右從來不是恆久不變的一批人，而是一種政治與宗教的特殊關係及意識型態運動，本文將以專門製造基右論述的兩個香港基督教團體——明光社及性文化學會——作為案例，探討香港基右獨特的在地脈絡下的文化構成與論述特色，也會論及跟他們同一陣線、同仇敵愾的基右組織及人士。

性文化學會於2001年成立，由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關啟文任主席，顧問團包括兩大超級堂會播道會恩福堂及宣道會北角堂主任牧師、兩大神學院教授(中國神學研究院鄭順佳及浸信會神學院鄧紹光)、新造的人創辦人康貴華、歷史悠久的福音傳媒機構突破榮譽總幹

事蔡元雲、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sup>9</sup>及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等；換言之，是一股集結香港及海外港人福音派領袖的精英勢力。在它的網頁上，機構介紹菜單中第一項是「異象使命」（放在「本會工作」前）：「深感香港社會色情文化氾濫，香港家庭制度漸趨解體，瀰漫着性開放、性隨便的思想。本會以基督教價值觀為依歸，關注有關家庭、兩性、社會的問題，服務社會，喚醒社會人士關注家庭價值，重建兩性平等關係，清除性別歧視。」<sup>10</sup>

明光社成立於1997年5月，成立時的口號是「關注傳媒污染、正視社會歪風」；今天明光社的網站頭條上卻寫着「關注生命倫理、正視社會歪風」。「傳媒污染」不再變得重要，不再是「研究」重點，因為自2005年起，明光社對於主流傳媒的策略由批評轉為收買。2005年7月25日至9月19日每個星期一，明光社在《明報》新聞版連續刊登廣告，指同性戀非天生，可以透過治療來改變，如果立法保障同性戀權益，將會干擾學術自由、營商自由、宗教自由、影響公共衛生，更指立法是一種「(同志運動)意識形態的帝國主義擴張」(明光社2005a)。同時，該社又在另一份免費派發的日報《am730》上，從9月12日至9月30日每天買下登有漫畫的廣告，務求把大家應繼續歧視同性戀這訊息顯淺化及普及化<sup>11</sup>。除登廣告外，2005年6月至7月期間，《明報》也在專欄及副刊刊登多篇由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及身兼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與明光社董事的關啟文等撰寫的文章<sup>12</sup>，呼籲大家抵制及杯葛七一遊行（遊行的主辦單位每年安排不同的弱勢團體領隊，2005年領隊的是同志團體），及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數月間，親宗教又反性的報

9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於1985年為回應面對九七教徒教牧移民潮問題而成立，以團結香港基督教會、訓練堂會領導、進行教會普查、發揮教會「一體」精神為己任，曾主辦全港男士復興大會，也是「維護家庭聯盟」發起團體之一。<http://www.hkcrm.org.hk>

10 <http://www.sexculture.org.hk>

11 2005年明光社在《明報》及《am730》部分買的廣告可見<http://www.truth-light.org.hk/sex/sodo.jsp>

12 如：關啟文〈同志運動活躍分子也反對「性傾向歧視法」〉，《明報》，2005年3月14日；關啟文〈唇槍舌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激辯〉，《明報》，2005年6月6日；蔡志森〈民主是最大公因數〉，《明報》，2005年6月18日；里布〈別無選擇，唯有放棄七一上街〉，《明報》，2005年7月7日；關啟文〈從公民權利角度看七一遊行爭辯〉，《明報》，2005年7月11日等。



導陸續在其他原來被批判的主流傳媒中出現，連在2002年因刊登藝人被虐裸照封面被迫停刊五個月的《東週刊》也於2007年10月24日以五版面專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的女兒馬露明牧師，報導她如何協助其母創辦「全城更新」運動，並「帶頭參加貞潔運動」（俞2007）。回顧明光社成立十週年，宣傳單張上有題目為《十年明光夢》（2007）一文這樣自我恭賀：「明光社踏入十週年了！過去十年，我們和大家一起面對陳健康事件、《東週刊》刊登藝人被強迫拍下的裸照、賭波合法化、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爭議、《壹本便利》刊登偷拍藝人更衣的照片等等。……我們感到最欣慰的就好像保羅所說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後4：7）」

從關注「傳媒污染」到掌控傳媒，再移師陣地到「生命倫理」，這當然擴闊了明光社的可發展空間，讓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關注任何論題，並靈活地因時而變。但實際上，他們最關注的是什麼？根據網民fRanCoiS截至2007年5月26日為明光社出版的通訊《燭光網絡》作的調查，文章分49個議題，共547篇，其中談同性戀的約佔一半，但性／別及同性戀議題其實散見於各類別內（如法律內談肛交案等），即明光社通訊發表的文章中關於性／別議題的文章其實比關於媒體的更多<sup>13</sup>。

可幸的是，這種盡量把自我定位抽象化、針對目標單一化的策略也不是永遠能瞞天過海。明光社在2007年11月發起籌款購買辦公室及成立「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下簡稱中心），最初公佈的目標是要籌募港幣1,300萬，後來改口450萬，但離籌款期限一星期仍欠300萬。根據2008年明光社自己的報導，「一人一百元的募捐行動」「支持者眾」，更有教會把原本籌來建堂的款項改撥給明光社，「金額達六位數字之鉅」，這事件可見明光社在教會內外所得的民眾支持度其實有限（張201-202），即使登報看來有近萬人聯署，但需要做出實際支援時，也最多只找到一萬五千人肯每人捐出一百元（對於中產教徒實微不足道），最後只有靠一兩間對他們忠心耿耿的堂會（肯冒着扭曲捐款信眾原意的情況下）一下子捐出數十萬，可見這些超級堂會領袖跟

<sup>13</sup> <http://www.inmediahk.net/node/221822>

明光社交情非淺<sup>14</sup>。在《中大學生報》一役後，明光社被大量網民批評為騎劫淫審處，譏為「道德塔利班」<sup>15</sup>。2012年趁香港立法會選舉，三位一體的維護家庭聯盟、明光社及香港性文化學會又想重施故技，乘機引起注意，在8月10日《明報》買下兩版全版，發表「維護婚姻／家庭宣言」聯署聲明，要求候選人表態「支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當然，所謂「維護家庭」潛文本不過又是反同，並再一次鬼鬼崇崇地躲在抽象的「社會人士及團體」後面：「最近，有社會人士及團體再次提出就同性婚姻及會帶來**逆向歧視**的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我們同意社會上不同信念的人皆應尊重對方的基本權利，和平共處，並反對任何歧視行為，但我們亦必須小心，不能為保障一部分人的權利，卻犧牲其他人的權利，甚至造成骨牌效應，動搖整個社會賴以健康發展的基本單位——家庭」（粗體為筆者所加）。但這次效果就差很遠，只有約六十個團體、三千個個人聯署（團體與個人聯署很可能重疊），並大多為三大友好教會播道會、浸信會、宣道會的堂會，連位於紐約的美國華人基右機構「維護一男一女婚姻協會」（Support Traditional Marriage of 1 Man & 1 Woman Association）<sup>16</sup>都被邀聯署。

## 方便共謀的修辭

關啟文在2003年曾撰文：「教會須要確立面對同志運動的立場，如怎樣看同性戀、同性婚姻和反性傾向歧視法。特別因為新教組織鬆散，更需要一些宗派（舊或跨宗派）成立由科學家和專業人士組成的委

14 但這些交情的「價值」也不應被低估：「最近，吳宗文的堂會港福堂在2011年5月的一個籌款晚會，得到「慈長人翁」們大力支持，譚慧珠及黃仁龍上台發表訓話，有富豪購買一幅字畫而付出過千萬，而整個晚會籌得3800萬，而明光社的經濟來源亦有一部分是來自播道會港福堂。」（明光社，〈如何鼓勵教牧社關？〉，2010年4月23日，引自 <http://www.inmediahk.net> 鑑古知今：明光社反對五區公投全紀錄）

15 明光社陣營的回應可見：瀛爾兒(2007)，〈請超越性解放——閱《揭明光社底牌系列》後感〉，《誰是道德塔利班？——再思道德、宗教與多元社會的關係特刊》，香港性文化學會。

16 「支持一男一女婚姻協會」於2004年10月15日發起響應 James Dobson「聚焦家庭」在美國華府 National Mall 舉行的「婚姻告危大會」(Mayday For Marriage)，號召百萬人於華府表態支持修憲，以保障傳統一男一女婚姻之唯一合法性。<http://www.truth-monthly.com/issue133/0410mt03.htm>



員會，去研究教會的立場和對策」(2003b)。他這呼籲正好把他掌舵的性文化學會和他出任董事的明光社等組織合理化，把他們的陣營化身為眾多鬆散的基督教會的代言人。關啟文所講的「教會須要確立立場」，其實正是要針對本來對不少事情都不大肯定也不傾向表明立場的香港主流社會與信眾，看準這個從不顧及小眾利益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盡快找一個不影響到太多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大家都沒怎麼想過的議題，然後製造一種立場出來，如尼克遜製造「毒品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一樣。要製造這樣一種立場，重點是掌握市場需求的修辭，而不是立場本身。在探討他們那些無法宣之於口的動機之前，讓我們先了解這個保守主義陣營的論述資源是從哪裡來的。

明光社在《明報》2005年秋季刊登的一系列廣告中第一篇附上四個網站鼓勵讀者瀏覽，第一及第二個為明光社自己及性文化學會，第三為美國國家同性戀研究及治療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and Therapy of Homosexuality)，及第四為美國家庭研究委員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FRC)，前者是主張對同性戀者進行「修補治療」(香港同運稱「拗直治療」)的美國基右團體，後者是美國新基右領袖之一James Dobson的主要組織「聚焦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在1981年創辦的分部。「聚焦家庭」在哥羅拉多州的總部僱用超過一千二百名員工，大到有自己的郵遞區號，James Dobson寫的每週專欄有約五百份報紙刊登，電台節目每週聽眾達二百多萬(Halton 15)，是美國基右派的大本營。2010年子機構美國家庭研究委員會的發言人在美國NBC電視上指同性戀行為應被立法禁止，被「南部貧窮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列為專門散播仇恨的團體("hate group")，然而香港性文化學會2006年8月一行十多人率團到美國向幾個主要的基右核心組織取經，其中正包括「聚焦家庭」(鄭順佳2007)。

今時今日的美國基右運動是冷戰遺留下來並在過去四十年增長神速的龐大政經工程及論辯方法，對全球文化影響深遠。梳理美國基右的特色與歷史脈絡可幫助我們理解香港基右的前世今生。羅永生(2011)曾經對美國基右作為一種「新保守主義運動」如何在1960、1970年代崛起作出了精闢扼要的爬梳：「在六、七十年代，資本主義

西方世界曾經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戰後維持社會穩定的福利國家體制，被『石油危機』所震動而開始解體。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等，猛烈地衝擊着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文化和社會體制。這股主要由青年人發動的文化反叛浪潮，在七十年代末期，卻開始遭遇『新保守主義』的強力反彈。」本文則企圖把全球基右的意識型態構築追溯至二次大戰後的美國。

Leo P. Ributto在《The Old Christian Right》一書中追溯美國1920、1930年代至二次大戰期間「舊基右」與納粹德國結盟，共同對抗「國際猶太陰謀」，構築一種「末世的政治」(Politics of Apocalypse)，把種族主義以聖經經文合理化，如猶太人出賣耶穌等。這些深受原教旨主義／基要派(Fundamentalism)影響的舊基右領袖如William Dudley Pelley、Gerald Burton Winrod及Gerald L.K. Smith都是法西斯信徒，也堅信努力耕耘的工作倫理，至1940年代仍然繼續寫書、講道、辦學、辦刊物、建立神學院、到各處傳教，深深影響當時的年青人，例如1940年代末Charles Fuller牧師的電台節目「重回舊時」(Old-Time Revival Hour)<sup>17</sup>每星期聽眾人數達一千五百萬。1941年創辦的「美國基督教會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 ACCE)及1942年的「國家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NAE)皆是這些教導下的產物，都堅持聖經無誤、三位一體、耶穌末世再臨等。更重要的是1940年代的新一代佈道者逐漸從基要派移向福音派，特別是葛培里(Billy Graham)，他不但歡迎自由派基督教資助他的全球佈道會(他稱為「十字軍」／Crusades)，也接受猶太人及天主教徒的祝福。1950年代，葛培里把共產主義比喻為撒旦的化身，主張把少年感化院軍營化，鼓吹基督徒「參政」；隨著美國政局變化，葛培里一直假裝政治中立，但也一直反對公民抗命、支持越戰、主張學校恢復早禱。福音派佈道會愈開愈大，這些「重生」("born-again")<sup>18</sup>的福音派基督徒也進佔了華爾街、華府、好萊塢。1976年，卡特聲稱自己是重

17 新基右領袖Jerry Falwell 在1956-2007年長達50年的電視節目就叫Old Time Gospel Hour，他2000年創辦的樂隊也叫Old Time Gospel Hour Quartet，可見1940年代這電台節目有多影響深遠。

18 「重生」是皈依福音派的術語。

生基督徒，並當上了總統。

二戰後長成的新一代基右領袖如創辦「道德大多數」的Jerry Falwell在政治立場上看似與上一代的舊基右相反，但是其實他們挪用及強化了美國冷戰思維及感情結構，假借神學、信仰的幌子來包裝種族主義、國族優越感及自由經濟主義，不斷製造新的敵人：二次大戰前是猶太人，大戰後則是共產主義者。他們發明的敵人不斷改變，即使是同代之間，誰是盟友、誰是敵人，也不一定有共識，但有幾點是一脈相承的：首先就是無中生有地發明、幻想敵人出來，手法則是把自己論述成被假想敵不斷侵害的受害人，從而製造恐慌，合理化自己對「敵人」的打壓（如發明「逆向歧視」），藉此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被葛培里認定是受了最優良訓練的總統候選人(the "best-trained" presidential contender) (Halton 260)尼克遜也效法這傳統而發明了「毒品」。總之，要先假設社會、世界是邪惡、沉淪了，但自己永遠是超然、純潔、神聖的。

同樣聖潔的則是基右派堅心擁護的家庭。

## 「包容」的「中間派」

基右派口中的「家庭」究竟是甚麼意思呢？美國專欄作家、新聞工作者、流行雜誌編輯Jeff Sharlet的暢銷書就叫做《家庭》(*The Family*)，第一手報導了美國基右的權力核心在華府定期秘密聚會的歷史。在這裡聚會的政府高官及基督教領袖全都是深受基要主義影響的福音派死忠信徒，全男班，視彼此為「家人」、「弟兄」("Fellowship")，透過定期聚會商議國情，主導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家庭》的續篇《C街》(C Street是弟兄在華府聚會的地址稱謂)中，一名打過越戰的參議員向作者Sharlet回憶道：「越戰的失敗產生出一隊重生的基督徒軍隊」("born-again military") (Sharlet 252)。越戰後期美軍差點分裂成黑人與白人二個對抗陣營，那些大多來自美國南部的白種男人需要一種外在於他們膚色的身份來重建自我價值，所以很多變成深受基要主義影響的福音派，因為福音派的傳統一方面充滿種族歧視，主張敵我分明，但在戰後又致力提倡「種族復和」，「他們以宗

教取代種族，這議員說：原則是一樣的，一個重建的身份，與軟弱、腐敗的社會隔離」(Sharlet 253)。透過宗教，冷戰邏輯得以被永恆化：自由市場vs.國有經濟；聖城vs.充滿罪惡的世界／王國。

敵人如果不能是黑人同胞，那可以是誰？戰後Falwell一方面支持以色列建國，同時不斷「預言」蘇聯滅亡。Falwell龐大的福音王國(包括每週電視節目)經費驚人；他在1981-82年雖然籌得接近六百萬美元但仍然負債，他把經濟問題歸究於「同性戀者、納粹、自由主義傳道人、墮胎者、色情製作人……共產主義者等」的不合作(Halton 266-267)。1980年代，Falwell、Robertson等新基右協助把雷根送入白宮，但雷根上場後刻意與他們保持距離，遭他們抨擊沒有把冷戰再升級以保美國道德。基右整天抽空的提倡「包容」，但他們從來只對服從自己的人包容，他們對不服從者的寸步不讓是毫無道德可言的。

基右另一特性是把社會上被認為棘手的所有問題都賴到「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liberals/liberalism)頭上，不論是貧窮、病毒、天災、未婚、不婚懷孕、青少年失學等等。1960、197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在公立學校實行禁早禱、推行墮胎及避孕自由化、解禁色情品等，為了抗衡美國政策上的自由主義浪潮，基右的「中間偏右」自我定位策略，把大量無可無不可、對政治冷感、舉棋不定的一般人逐漸導引至愈走愈右，尤其是在選舉或政策倡議上。

可是基右到底是用甚麼形式在香港出現？什麼社會政治條件會讓基右在香港得以出現？在香港的脈絡裡，自由主義從未當道，殖民至今，社會基調依然傾向道德保守、政治冷感，那究竟香港的「自由主義者」是誰，基右卻總是支支吾吾。在香港真的有如他們口中的「極端自由主義者」嗎？保持「自由主義」的抽象性，確保了敵人及議題可以隨時被轉換的靈活性。當誰得罪了基右、誰就變成極端自由主義者時，基右自己是沒身份的，他們永遠聲稱自己是「中間派」，頂多是「中間偏右」。關啟文一方面經常為美國基右辯護，但又同時堅決否認他與明光社陣營為香港基右，指論者「張冠李戴」，並自稱「道德保育派」，是「超越左右之爭——香港福音派教會關社的第三條路」(關啟文2012: 192)。其實連這種自我否認也是美國基右的特色。

甚麼是「中間派」？從1940年代的基右領袖如 Smith，到1980年代的Falwell，都聲稱自己是中間派(Ributto 265)。葛培里便自詡為中間派，既能討好對神學持無所謂立場的大多數，竭力維持看風駛舵的優勢位置，又能與所謂「右傾的極端原教旨主義者及左傾的極端自由主義者」保持友好距離。關啟文就把這種十分適用於香港、用來招攬「中間份子」的市場策略講得很清楚：「在這年代，較愛好文化的年青人，例如保衛天星碼頭、辦《中大學生報》等等的年青人，的確很喜歡福柯的批判路線，凡事都講解放，思想較傳統的人是跟他們格格不入的。然而凡事都像鐘擺一樣，中間份子永遠最多，兩邊的極端者則比較少。而中間份子，往往是兩邊都接受，把自己說成很能包容，其實是不想成為極端開放的自由派，也不想成為極端保守派，這才是最流行的」(2009: 259-260)。

## 帝國羨妬

可是美國基右為甚麼要鎖定同性戀為大敵？近年陸續有歷史學家把美國冷戰宣讀為一場到頭來是關乎性別、性壓抑與性創傷的仗，道德、國族、意識型態或者宗教都只是為了逃避面對自我身份建構的深層矛盾所作的障眼法。歷史學家Robert D. Dean在《帝國弟兄：性別與冷戰外交政策的構築》(*Imperial Brotherhood: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2001) 一書中嘗試解答美國近代史的一個疑團：為甚麼在美國歷史上被認為最實幹又最支持民主自由的兩位總統甘迺迪(JFK)與約翰遜(LBJ)會帶美國陷入一場徒勞、自毀又不義的越戰，而且久久不能自拔？Dean非常仔細地一一追溯JFK及LBJ幕僚的背景，發現這批冷戰期間的華府高層大部分在十九世紀末建立的精英教育系統中成長，這套教育充滿對大不列顛帝國及其殖民版圖的謳歌，同時非常嚴厲地把他們訓練成「貴族陽剛」(aristocratic manliness)的代表。這課程源自十九世紀末的一系列「上層修邊運動」(upper-class enclosure movement)，為美國的上流社會修訂邊界。資本主義帶來大規模的工業化及新興有錢階層，傳統白人統治階層(WASP)即舊貴族("old money")需要重申他們的階級排他性，以鞏固他

們的特權及資源：1882年美國第一個鄉村俱樂部成立，名校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兄弟會及學生秘密組織如雨後春筍，1880年代，專門紀錄美國名門望族、效法歐洲貴族名冊的《社會名冊》(The Social Registers)開始在各大城市出現，移民法被收緊，醫療、工程、建築等行業被專業化，上層教育被英式化等等。

這些在美國效法英式全男貴族學校的中小學把一種對大英帝國的羨妬 (imperial envy)轉化成把世界「文明化」及「基督教化」("civilizing and Christianizing")(Dean 217; Halton 34) 的決心。其中一所名校Groton School的校長在1898年自承他的使命就是要製造「一代男人，一如英國派去統治印度的那批人那樣」(Dean 21-35)。這種訓練「道德及知識優越性」、淨化的純男性社會階序，要求絕對服從、妥協，崇尚陽剛、競逐、義氣、奮勇、堅忍、適者生存、孕育偽善、自保、排斥一切女性化及異類，為了他們的階級而犧牲內在的自我發展，自以為靠道德及知識優越性統領世界。哈佛出身、擔任JFK特別助理及御用歷史學家、死後為JFK立傳(*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的施列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1949年的《重要的中心：自由的政治》(*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一書中，為美國自由主義者參與冷戰定調，提倡貴族式反共英雄主義，有別於左派基進的理想主義，又同時排斥戰後美國日漸傾向消費主義，把男性陽剛氣概陰性化，軟化成意志消沉的「機構男」(Organization Man)，最後必會導致「帝國覆亡」。這例子揭示，在美國歷史上一直被認為是自由派的JFK陣營，為了挑釁群眾而參與戰爭作出各種抨擊社會沉淪及恐嚇言論，與右派手法何其相似。「中間偏右」與「中間偏左」，到頭來差別不一定像左右兩邊說得那麼大。這也是Sharlet(253)分析美國政策核心的一個重要觀點：基要主義與自由主義國家不是對抗，而是共謀的關係。

美國這數十年的性別再構築工程，外表是關乎宗教，實際是為了捍衛階級、種族及帝國。當這批青年人長大，在戰後1950年代成為統治階層時，為了重建美國的帝國霸權，在外交政策上對共產主義國家發動冷戰，在內政上則以國家安全為由，製造紅色(Red Scare)及紫色



(Lavendar Scare)恐慌，獵殺「親共」(Commies)及「酷兒」(Queers)，尤其是在政府內部(Dean 171)。「親共」及「酷兒」不單被斷定為有精神病，更被描繪成「道德軟弱」。相對於「正義硬漢」而言，酷兒「不可靠」、「受不住誘惑」、欠缺為了保家衛國昇華個人情欲的能耐，更重要的是，他們跟共產主義者一樣，有外人無法參透、外表也看不出來，隱密、黑暗的內心世界，可以迅速如病毒擴散，威脅國家安全。單單是在1947年11月至1953年1月之間，四百多名國務院職員(包括外交官)，因被懷疑為「同性戀」而革職，比因為「親共」而被炒的多出幾近一倍(Dean 66)。美國精英階層自命為君權神授的繼承人，全賴光明磊落兄弟情為這種道德的載體；同性戀與共產正是這等意識型態必定製造出來但又無法面對的孿生兄弟。所以這種所謂道德是針對特定敵人即共產與同性戀而發明的。「紫色恐怖」的清洗活動審訊從不公開，匿名的調查員、指控官依賴地下情報、謠言、猜測、人脈、互相抹黑作為「證據」。任何被認為「娘娘腔」、舉止陰柔("jelly hand shake"、"girlish walk")的男性及聲線粗豪的女性，或甚至只是被指「怪怪的」("just a funny feeling")，都可能被「清洗」掉。

這兩場並行又互為表裡、相互強化的政治迫害、清洗運動兩大核心人物是調查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及聯邦調查局(FBI)第一任局長胡佛(John Edgar Hoover)。1977年，胡佛死後五年，他由1937年開始建立的「性異常」("Sex Deviates")檔案才曝光，紀錄「同性戀疑犯」厚達三十萬頁。胡佛終生不婚，與母同住，並一輩子與同樣不婚的FBI副局長托爾森(Clyde Tolson)「非常親密」，一起工作、度假、吃飯、逛街。胡佛形容托爾森為他的「另一個自我」(alter ego)。由1940年代開始，胡佛一直被傳為同性戀，麥卡錫也在1950年代初在華府被盛傳為同性戀，還是Milwaukee一間同志酒吧的常客。1953年秋天他突然娶了他的秘書Jean Kerr才平息「醜聞」，但他不惜製造假證據來包庇的親信羅伊科恩(Roy Cohn)在1980年代死於愛滋病後終被揭發為同性戀，證實了四十年的謠傳：「麥卡錫的兩名大內密探(gumshoes)似乎對調查誰是同性戀的傳聞異常賣力」(Dean 153-158)。

如果美國基右的論述特長是把自身不能碰的階級、性與性別問題

移轉到國族、宗教及性小眾議題上，那香港基右的特色又是否把不能碰的國族問題移轉到性小眾議題上？香港基右以道德或宗教為名，是為了掩蓋自我身份建構中怎麼樣的矛盾？香港基右是否也是冷戰的產物？

## 誰受「特別法律保障」？

跟美國近八成成人人口自稱為基督徒(Wikipedia 2007e)<sup>19</sup>的情況很不一樣，香港只有約5%的人口是基督徒<sup>20</sup>，但這小眾卻在香港的政治及文化構築上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長期受殖民政府委任為管治華人的最大非(或半)官方勢力。光是基督新教(不計天主教)在香港開辦的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機構就包括200間幼稚園、175間小學、120間中學、3間專上學院(包括大學)、15間神學院、3間失聰人學校、5間醫院、數十間社會服務機構及老人院、青少年中心和老人中心等(香港21名基督徒 1984)。教會在香港壟斷大量社會資源，與政治勢力互相收買，所以建制教會的領袖或甚至基督教組織發言人都可以隨時聲稱自己代表大多數市民的聲音<sup>21</sup>。

假若說香港是一個精英社會，那麼香港的教會學校就是為香港社會培育精英分子的場所。假若我們批評香港這個由精英管治和控制的社會制度，指斥它的運作不符合公平和開放的

<sup>19</sup> 2001年的數據，[http://en.wikipedia.org/wiki/Religion\\_in\\_the\\_United\\_States](http://en.wikipedia.org/wiki/Religion_in_the_United_States)

<sup>20</sup> 「香港信仰基督教人數從沒有超過百分之五。而根據2006年教會普查，全港基督徒人口只有32萬。可是，基督徒人數並不反映基督教在香港的文化力量。因為基督教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遠大於這個人口比例。」羅永生，〈香港基督徒社團思想的右翼轉向〉，「樂生怒活：文化研究學會2008年年會」發表論文，台北文化大學，2008-1-5/6，尚未出版。

<sup>21</sup>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並一共連任三屆會長）容永祺是美國友邦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區域執行總監、國際認證財務顧問師協會港澳區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會員、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及本地社區工作小組召集人、香港特區政府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主席、香港基督徒保險業團契創辦人之一，也是太平紳士及全國政協委員，集經、政、教於一身。容永祺在2007年一次由民建聯與博華思主辦，目的是要「回應性傾向歧視法及性解放爭論」的研討會中，指出他過去「曾多次作出行動，向政府表達傳統聖經道德倫理觀就是大眾主流意見，應受尊重」（陳永輝2007）。對於容，政府要「提升管治及溝通，並與市民共同發揚互助互愛、互相尊重，及彼此包容的精神」，先必須「尊重」香港基右的反同觀，或曰「傳統聖經道德倫理觀」，即「大眾主流意見」。

原則，那麼香港教會亦難辭其咎。香港教會為社會製造特權分子的同時，自己也成為整個特權階級裡的一員。一位香港資深的新聞從業員，現任立法局議員劉慧卿便曾經銳利地指出：香港的建制乃操縱於一個由政府、財團和教會所組成的『非神聖同盟』。(郭 77)

這個中間階層大多出身教會或受過教會教育，在英國殖民行政體制與香港華人之間擔任着類似中國沿海城市買辦的角色(Coughlin; cf. 施)，從中獲利，同時成為香港最早的在地現代主體(localized modern subject)。作為模範現代主體，基督徒一直被香港主流社會被視作一種高尚階層：勤勞、上進、善良、斯文、有公德心，與主導香港社會的中產價值不謀而合。這特有的港式文化脈絡使基督徒精英階層在九七後迅速冒升成香港公民社會領袖及專業人士，包括不少婦女團體、醫藥界、金融業界等的代言人，不少也成為目前特區政府的管治高層。

香港基督新教的被殖民精英文化背景跟前述美國基右同樣被殖民的精英文化構成有不少類近的地方。回歸後香港市民本來就人心惶惶、充滿無從宣洩的不安情緒，加上後資本主義造成龐大並不斷增長的貧富差距，大部分市民都在經歷向下流動，急需尋找出路又苦無對策。基右在這時集中火力不斷向大眾灌輸他們刻意扭曲失實的、對現狀作單一化、道德化的詮釋，為本來便傾向保守、反智、羊群心態的香港基督徒及本來偏中產主導及右傾的基督教會製訂「主流」立場。雖然香港基右的恆常議士可能只是來自幾個核心組織、一些福音派教會及神學院，他們在充滿門第主義、各家自掃門前雪的一千多間基督教會中不能算是多數，但不論在美國或香港，在芸芸基督教會勢力中，右派遠比左派為大，香港基督教會也本來就普遍偏右。偽裝溫和、理性、包容，自稱為中間派的右派給極小數左派或自由派一種仍有商量餘地的假象，在要緊關頭「中間派」就成了集結左右資源、方便共謀的黏合劑，充份發揮他的「臥底」本色。基右慣性在性、賭博、青少年、家庭等議題上為「基督教會」制定立場，絕大部分教會管理層也不反對，在政策倡議時甚至可更共謀利益，平常信徒要不盲目依從，要不也沒發言權，於是，「同性戀」就成為了那個「政經

教」勢力都不介意犧牲的代罪羔羊。香港基右的積極份子在短短十幾年間成為「統一」，甚至「代表」香港基督教會的立場，這就造成了對香港大眾來說，香港基督教會彷彿對不少事情都已有共識的主流印象。

## 外來的在地現代主體

香港基督教會作為在地現代主體，以極少數管治多數，他的特權並非來自「天生」的階級，而主要是來自主體構築中的外來性(foreignness)：英語的掌握、教會的教育，及受英國殖民機器賦權。他的外來性也透過殖民架構(比他更外來的外來)的賦權而得以隱藏起來，成為在地華人的代表。

與美國基右同樣心照不宣的是，香港的紫色恐慌、清洗酷兒工程也是源自一種糾結的、無法被面對、無法現身的自我恐懼，所以顯得「異常賣力」。為了維持基督徒作為香港最貨真價實(authentic)的在地現代主體，同性戀是必須被再符碼化並被犧牲的，這是一種刻意錯置，不但把社會的視線轉移，也是一種驅魔行動，驅趕的其實是自我的心魔。依靠把同性戀排除在社會建制之外這儀式，讓同性戀成為外置的(foreign)，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帝國主義擴張」<sup>22</sup>，從而把自我構成中的「意識形態的帝國主義擴張」隱瞞掉，把自我的外來性自然化，成為必然的一部分。

由於同性戀正正(也)是貨真價實的現代主體，「同性戀」這性身份是現代性的產物，同性戀的存在與確認容易提醒大家，留意基督徒這身份的被構築性與歷史性，於是也喚起了基督徒這身份中佯裝沉睡的外來性，使人無法不記得同樣作為現代主體的基督徒，基督徒在香港這華人社會也就會容易被看成比同性戀還外來。基督徒精英階層必須透過強調及攻擊同性戀的外來性(受北美及歐洲大陸風氣污染)、同性戀的可以改變(不貨真價實)、同性戀的精英化(同性戀不弱勢、同性

<sup>22</sup> 2005年7月25日至9月19日每個星期一，明光社在《明報》新聞版連續刊登廣告，指同性戀非天生，可以透過治療來改變，如立法保障同性戀權益將干擾學術自由、營商自由、宗教自由、影響公共衛生，更指立法是一種「(同志運動)意識形態的帝國主義擴張」(明光社2005a)

戀者教育程度偏高、收入偏高等論述<sup>23</sup>)，來掩飾與舒緩他們對自己身份的外來性與精英性的龐大焦慮，讓反同論述成為他們在建制中的保護色，使他們跟其它人一樣可以想像與被想像同化為現代中國人，並藉此維持與鞏固他們在建制中的最優越位置，維護並自然化他們從殖民歷史撈過來的特權。這華人精英階層終於找到跟他們看起來何其相似、同樣是現代、西化的替身(替死鬼)來驅除、滅殺。這階層經歷過一百五十年的向上認同與攀爬社會階梯、九七危機的衝擊，與過去十多年來讓他們充滿焦慮的去英化／中國化社會文化發展；相較於這些辛苦賺來的社會地位與(殖民)主體性，同性戀這「天生」的現代主體顯得太理所當然、太容易、太不勞而獲了。而透過把同性戀充份妖魔化並驅除，這華人精英基督徒主體的自我得以被神聖化、同質化、淨化、自然化，至少這階層是如是想像並慾望的。

## 加害弱勢

當殖民架構(被迫)撤退的時候，主體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危機及焦慮。回歸後香港的政教同盟還可以如印度的Brahmin Caste「靠道德及知識優越性」長期「統領印度」那樣，得到中共的信任嗎？

香港的基督教派，即便是那幾間福音派超級教會，如宣道、播道、浸信會，仍然跟美國基督教的財雄勢大無可比擬，但絕大部分這些主流、獨立教會及宗教組織都嚮往美國基督教的權力。他們已經跟美國的同道一樣自動享有免稅特權，但他們要獲得更多，又害怕失去已有的。2006年紐約時報報導，從1989年開始，美國國會通過了超過二百項給予基督教團體的特惠、豁免措施，包括豁免反歧視法上的僱

23 「參考西方的數據，同性戀者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在西方其實高於一般人，根據 Simmons Market Research Bureau (with the U.S. Census Bureau) 的近期調查，同志的每年家庭收入為55,430美元，而一般家庭的平均收入只有32,144美元。同志中有大學學位的比例較一般人高三倍(59.6%:18%)，他們有專業資格或任職管理階層的比例較一般人亦高三倍(49%:15.9%)。我不清楚香港的情況，但最少以下一些引句和『香港同性戀者大多在經濟上屬於低下層』的說法並不吻合：『活躍的同志社群大部分屬高收入社群，沒有家庭子女負擔，屬高消費一族，杜聰相信，要是香港舉辦一個精彩的嘉年華，引來海外同志參與，這群屬 DINK (Double Income No Kid) 一族的遊客，雙薪無孩，定必刺激香港旅遊經濟。』」(關啟文，〈同志破障上街〉，《明報》，2003年2月27日。)

員限制等。香港基右在反歧視法討論中不斷潑油，用基督徒有拒絕聘用同性戀員工的「良心自由」、「宗教自由」等來反對立法就是源自美國已為基右開的綠燈，正是要效顰美國基右，不斷打壓弱勢，為求在宗教市場發起一場資源爭奪戰。

在晚期資本主義全球化年代，社會問題大都再難用針對單一議題的方法理解。在一個市場價值日益把人矮化、向上爬的渴望必定換來向下跌的挫敗感的社會，宗教、法西斯都提供了重拾尊嚴、自我提昇的機會，又同時可把個人挫折都怪到代罪羔羊身上。基右的價值觀與資本主義共榮共生，他們的福音是一種推崇「繁榮」的福音(prosperity gospel)，「窮」則是一種接近罪的證明。香港性文化學會等人就經常把他們所要維護的「家庭價值」與所謂「經濟公義」刻意重疊，偷換概念。明明正在講資本主義蠶食家庭結構，筆鋒一轉，接着的一整頁竟是：「然而家庭的破碎亦往往為當事人帶來經濟困難，低下層往往首當其衝。以美國家庭為例，1989年，大部分非婚生兒童是活在貧窮中……離婚亦往往帶來家庭經濟的困難……單親家庭子女的情性和行為較雙親家庭子女惡劣二至三倍……」(香港性文化學會273-274)。這裡有一系列意義不盡相同，但卻被刻意交疊、容易給人一種意義相同、互為因果的錯覺，即非婚=離婚=單親=情性和行為惡劣=貧窮=破壞家庭。

這套「家庭」論述根本是美國基右領袖Dobson家庭論的翻版。Dobson第一本出版的書叫《弱智孩子及其家庭》(*The Mentally Retarded Child and His Family*)。他的電台節目「聚焦家庭」把在「貧民窟」(ghetto)中長大的小孩形容為欠缺「啟發」，所以腦部欠缺發育，有別於「正常」小孩<sup>24</sup>，更會傾向「濫藥」、「犯罪」及「反社會」(Apostolidis 98-99)。法西斯借屍還魂，以優生論加偽社會學來掩蓋資

24 "This is believed to be at least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children raised in a very impoverished environment, perhaps a ghetto setting where children are not stimulated—they may not be talked to very much, and not held very much, and not exposed to a lot of adult conversation, and so their brains don't have that kind of stimulation—those youngsters, it is believed, will forevermore be different, will be less capable than they might have been for having gone through that flat time, that unstimulating time, during this critical period." "They not only see weird things but they see them, you begin actually to hallucinate, you begin to see and hear things that do not exist..."



本主義不公。在他的論述中，窮人是「註定」被社會排擠的，也無法在他描繪出來的政、經、靈性階序中佔任何地位，無法得到「救贖」。關啟文只是把Dobson的「弱智／貧民窟孩子」替換成「非婚生兒童」與「單親家庭子女」而已。

完全不面對現代資本主義制度賦予有閒階級及異性一夫一妻婚姻的諸種特權、主流論述對非正典家庭及窮人的歧視，反而把非婚生子女、單親家庭遇到的不公義對待，他們遇到向上流動的阻礙，說成是他們不能維持「健全」家庭必然導致的結果——基右慣性的把社會問題的因果關係掉轉，從而支持他們提倡所謂「家庭友善政策」的「理據」。可以想像的是，在基右所倡導的這種堅持只有異性戀一對一、一生一世，並育有婚生兒女才為「健全」家庭模式的「家庭友善政策」底下，對非正典家庭的污名化只會變本加厲，壓迫得到更大的合理化，造成更大的不公義。更可怕的是，為了「對抗貧窮」，香港性文化學會說要「盡可能阻止她們(健全家庭)崩潰」(274)，如何阻止呢？再一次把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扭轉便可。基右拒絕面對另類家庭的出現，如單親、同性戀、多元關係、同居等作為家庭模式自由化、民主化的結果，卻把它們打壓成是令「健全家庭」崩潰的「問題」、原因，主張都應以政策阻止。

這又是香港基右師承美國基右的地方：歸咎受害人、對弱勢落井下石。這也是兩者都與基督精神早就背道而馳的地方。自稱是基督徒，但從來不是站在弱勢的那一邊，為了維護特權，賺取經濟資源及政治籌碼趨炎附勢，他們成功壟絡了一批主流教會的高層，在香港艱難善變的政治形勢下，利用了各種公民社會的動員手段，包括文宣動員、聯署聲名、向傳媒收買版圖、向法定機關投訴、長期霸佔基督教刊物的版面等，一起竭力維護彼此的特權，跟Sharlet筆下的美國「弟兄會」(The Fellowship)異常相似。張國棟(2009)就曾苦口婆心地勸喻他們不要為了貪圖「財政或人力支持」，「太著意討好有權勢的人」，「最終淪為民粹組織」。(116)

## 陽剛羨妬

「作為一個東方人，我永遠都不可能是一個完全的男人。」<sup>25</sup>

為了贏取統治集團的信任，光打同性戀牌當然不足夠。明光社的「生命及倫理中心」於2008年5月成立，「旨在社會所關注的倫理議題上，以理論分析、調查研究、數據資料等作為基礎，按聖經真理作出整合，與社會大眾分享。讓公眾能以更多向度、更具深度的思維，找出合乎社會利益和倫理的方向……研究中心主要就傳媒、性文化、社會及家庭倫理等問題進行研究，特別就一些具爭議性的問題，發表學術意見和社會政策建議」（中心139），看來是要更全面地推動社會政策的道德化。中心成立後舉行名為「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研討會，直接回應2005年及2006年特首曾蔭權的兩份施政報告：「重視家庭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念，和睦家庭是和諧社會的基石」（2005年施政報告）；「建構家庭友善的社會，是一項全社會工程，需要各方面，包括社區、鄰里、學校、商界、傳媒、宗教團體、非政府機構等，與政府一起積極合作」（《2006-2007施政報告》，42段），並在2007年11月委任當時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領導由16人組成「家庭議會」，大量強化家庭價值和家庭倫理。

基右口中的「家庭倫理」究竟是甚麼意思？「同性戀」為什麼永遠被論述成「家庭」的敵人？其實，基右把所有潛主題翻譯成「家庭價值」，一方面是抄襲自美國基右的鬥爭策略，另方面也切合香港獨特的政經生態。香港的殖民地背景釀成大部分市民對政治長期的漠視與無知，這些被「去政治化」的大多數不能輕易用硬性的政治議題動員，「家庭」成為了比較容易引起關注、看起來比較切身的「最大公約數」。由於港英政府一直把家庭界定為私人領域，並把對私人領域的介入與規訓撥歸基督教會管理，所以港府從未制訂「家庭政策」，港府與家庭有關的政策一直只停留在相當有限的、惠及家庭的措施的層次(如子女免稅額、法定有薪產假等)。正是這種政策上相對的縫隙，讓保守教會勢力可以趁機加強它的公眾論述及參政空間，而香港

25 "And being an Oriental, I could never be completely a man." Hwang (1988)

家長(不論是信徒與否)習慣把為子女提供道德及倫理教育的責任丟給基督(及天主)教會，於是預設了教會在道德議題上特別有話語權。這優勢關啟文就很清楚：「以香港為例，就算沒宗教信仰的家長也大多喜歡子女進入教會學校，正正因為他們相信子女在那環境裡沒那麼容易學壞」(2007：366)。家庭與道德(及兩者的結合)於是順理成章地成為教會的公眾論述及參政平台。

把原本被認為屬於私己、屬於倫理的議題道德化，正是把被「去政治化」的個人主義鼓動成願意介入公眾領域的激進力量的一種政治手段。明光社的「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研討會在香港浸會大學(也是關啟文任教的學校)大學禮拜堂舉行，這次刻意迴避同性戀議題，大談福利政策、婦女政策。會後文集除收錄研討會論文外，更特別刊出中心研究員吳慧華的《解構創世紀的問題家庭——反思和諧家庭的要素》一文，文首即引用香港基右的長期模倣對象美國家庭研究委員會出版的《*The Family Portrait: A Compilation of Data, Research and Public Opinion on the Family*》來為整次活動定調：「天然家庭是基本的，深印在人類的本性，是一男一女自願締結的一生婚姻盟約」。而「香港男人不夠陽剛」這問題一直是香港基右的潛文本。浸信會神學院蔡志強在會上發表的《建立『家庭的頭——男人事工』》便開宗明義處理現時教會中「姊妹強、弟兄弱」的「陰盛陽衰」狀況。「香港教會的男性比例是偏低的……99年為39.8%，及至2004年的數字，顯示男性會眾比例有下降趨勢。這個男女的比例使教會偏向陰柔。結果包括：弟兄面孔逐漸在教會消失，而未信男性對雄風不現的教會為之卻步」(中心112)。教會自視為「雄風不現」，需尋找方案解決，難怪2004年教會更新運動需要逐年辦理「全港男士復興大會」。

中國重文輕武的政治文化傳統視(男)文人為領導階層，香港的文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卻經歷龐大的向下流動：願意出賣「氣節」和擁有商業資源的成為買辦、中介、「機構男」，更多的則變成勞動階層。這些被殖民、被規訓的香港華人「機構男」，作為企業階序中的中間管理層、泯滅個性與榮尊價值，服從上司，融入同事，充分表現西方文化眼中的「陰性氣質」。香港華人男性的被閹割情結也成為庶

民表達、共享，甚至賴以想像、建構社群的話語潛文本，所以香港流行文化中充滿弱男、小男人、無厘頭男，他們都得到廣泛的消費及認同<sup>26</sup>。基督教文化中唯我獨尊、拯救世界的「攻略」則協助彌補一部分性別焦慮，但又同時時刻提醒弱男，他的感情現實跟「女人是男人的肋骨造的」、「男人是家庭的頭」這種性別(主義)「理想」之間無可跨越的鴻溝。被閹割情結也轉化成基右常用的話語如「宗教迫害」、「宗教自由」等所流露的「被迫害情結」。

美國基右對自己無法維繫階級特權的焦慮、自我情欲與性別規訓的內在鬥爭，轉化／外化成獵殺共產、同性戀的外在「戰爭」，並以提倡國族及宗教優越感來抒解焦慮。香港的殖民過程把華人男性陰性化，又同時不斷透過西方注視(Western gaze)看着這個卑微的自我。陽剛美姍因而成為帝國美姍的重要構成部分。無法治國平天下的港男，看來只好「異常賣力」地鼓吹修身齊家，以掩蓋他的「雄風不現」。

## 以河蟹換帝國

「愛國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上帝更廣濶的救贖目的。」(關 2007: 314)

除了幫助人抗衡和「批判無止境的慾望」(關2007: 362)外，道德還有甚麼好處呢？道德對於香港基右而言是幫助滿足無止境的權力慾望的神丹，在上面提到的研討會舉行(2009年5月22日)後不到數天(5月26－27日)，同樣是在浸信會大學，關啟文主持了另一個國際研討會《家與性倫理：基督教基礎與公開價值》，不但由當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出席致辭，還請來六位中國大陸的學者，有趣的是，這六位學者口徑非常統一，全部主張「健康」、「和諧家庭」，從而建立「和諧社會」，而基督教所提供的性倫理、性教育正是邁向和諧家庭的重要或唯一渠道：「研究當代中國年青人的對婚姻價值觀讓我們……在愛與婚姻之間維持更和諧的關係，同時使整體社會更和諧穩

<sup>26</sup> 這論點並未能在本文有限的篇幅中詳盡處理，但在本人另一篇相關的論文《Christian, Comic, and Colonial: Comedy in a Hong Kong Pastor's Christianity》中有更仔細的分析。

定」<sup>27</sup>(Cheng)；「為大學生講授性議題刻不容緩。……而這種教育肯定可以不從自由主義出發。像我教的課就從聖經的觀點出發。『真愛是值得等待的』正是聖經隱含的性倫理」<sup>28</sup>(Wang Yunping)；「我們知道羞恥文化及道德規範正在中國退潮，而社會團體及學者也沒有擔當起重建文化及道德的責任。現在是教會最適當的時機去倡導基督教的罪疚文化」<sup>29</sup>(Liu)。他們對基督教文化的讚揚及無任歡迎的態度，引「基督教道德觀」為解決目前中國眾多社會問題的萬靈丹，簡直讓人以為中國是全世界對基督教最友善的國家。

殖民資本主義把東方男人變成娘娘腔、「怪怪的」機構男，如何擺脫作為被殖民機構男的先天不足無能形象、重振雄風呢？如何超越讓人崩緊焦躁、移了民也逃不掉的國族認同矛盾？如何解決自我身分構成中從來就在的殖民外來性？香港基右說：「惟有靠道德！靠家庭價值！」透過泛道德論述，一方面讓教會、教徒懷緬、重溫殖民地時代教會作為社會道德規訓長期代理人的政治特權，另一方面以道德作為「重要的中心」地帶，在中共統治階層急於把社會問題「和諧／河蟹化」的大前題下，香港基右趁機換取政治籌碼，延續英國殖民中國未完的帝國美夢，又同時把港人自六四、九七以來無法抒解的恐共、仇共情緒，轉化成宗教、道德優越感。一如美國以泯滅自我、攻打第三世界來伸張正義，香港竟然也可以透過基督教，內滅同性戀，繼而北進大陸，教中國人做好人，多棒！

---

27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s of marriag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llows us to accurately grasp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people's value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ich will maintain a mor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of love and marriage, and in the same time make the whole society more harmonious and stable."

28 "when it comes to sex issue for college students, a course for a series of lectures on the topic of sex is urgently demanded... And the education could surely take a perspective other than the liberal one. Actually, the class I discussed above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ible and God. The saying that 'true love worthy of waiting' is typically grounded on the sexual ethics embodied in the Bible."

29 "we know that the shame culture and moral constraint have faded in China, while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cholars have not assumed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construct culture and morality. It is high time for church to advocate the guilt culture in Christianity."

## 參考文獻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2009)，《二〇〇九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文集：家庭友善政策初探》，香港：明光社。
- 安徒 (2007)，〈文化戰爭與道德聖戰〉，《明報》，2007 年 5 月 20 日。
- 朱大成 (1988)，〈多角度探討教會的情況，流失、轉弱、抽離與回應〉，《正視集 (八) 未關上的後門——香港教會中的移民、疏道：出走問題》，香港：福音證主協會證道出版社，1988。
- 里布 (2005)，〈別無選擇，唯有放棄七一上街〉，《明報》，2005 年 7 月 7 日。
- 明光社 (2005a)，〈10 個有關同性戀常見的問題〉，《明報》，2005 年 7 月 25 日。
- 明光社 (2005b)，〈「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後對工商界的影響〉，《明報》，2005 年 8 月 5 日。
- 明光社 (2005c)，〈「性傾向歧視條例」答客問〉，《明報》，2005 年 9 月 19 日。
- 明光社 (2005d)，〈從現行反歧視條例看《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影響〉，《明報》，2005 年 9 月 5 日。
- 明報 (2005)，〈不滿同志團體領頭，牧師類教徒七一不遊行〉，《明報》，A13 政情版。
- 施其樂 (2002)，〈殖民地背景下的華人基督新教教會：香港〉，《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研究》，陳慎慶編，香港：牛津，頁 338-350。
- 香港 21 名基督徒 (1984)，〈香港基督徒北京訪問團對香港前途意見書〉，《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八十年代的反思》，香港基督徒學會，1994，頁 157-162。
- 倪貢明 (1988)，〈團契團友流失的反省〉，朱大成編，《正視集 (八) 未關上的後門——香港教會中的移民、疏道：出走問題》，香港：福音證主協會證道出版社，1988。
- 張國棟 (2009)，《論盡明光社》，香港：dirty press。
- 莊耀洸 (1994)，〈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八十年代的反思〉，香港基督徒學會，頁 15-31。
- 郭乃弘 (1994)，〈基督教在香港發展的角色和任務〉，《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八十年代的反思》，香港基督徒學會，頁 75-93。
- 陳海文、莊耀洸、岑潤珊等 (1994)，〈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八十年代的反思〉，香港基督徒學會。
- 陳勝藍 (2007)，〈性戰沙皇蔡志森〉，《壹週刊》，5 月 31 日。
- 陳慎慶編 (2002)，《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研究》，香港：牛津。
- 陳樹安 (2007)，〈大會主席致詞〉，《香港葛福臨佈道大會場刊》。
- 馮國強、王祜福 (2005)，〈回顧同志運動〉，《平權？霸權？——審視同性戀議題》，關啟文、戴耀廷、康貴華等著，香港：天地，頁 29-37。
- 蔡志森 (2005)，〈民主是最大公因數〉，《明報》，6 月 18 日。
- 鄭明真、黃紹倫 (2002)，〈香港人的宗教信守與情操〉，《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研究》，陳慎慶編，香港：牛津，頁 33-55。
- 鄭順佳 (2005) 供稿，明光社整理，〈我擁護宗教自由，我反對任何歧視〉，《明報》，2005 年 8 月 29 日。
- 瀛爾兒 (2007)，〈請超越性解放——閱《揭光明社底牌系列》後感〉，《誰是道德塔利班？——再思道德、宗教與多元社會的關係特刊》，香港性



文化學會。

- 羅永生 (2011), 〈從全球中的保守主義運動看香港的宗教右派〉, 《宗教右派》, 羅永生、龔立人編, 香港: 香港基督徒學會及 dirty press。
- 關啟文 (2002), 《是非、曲直——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增訂版), 香港: 宣道出版社。
- 關啟文 (2003a), 〈同志破障上街〉, 《明報》, 2003 年 2 月 27 日。
- 關啟文 (2003b), 〈銳不可擋的同志運動? ——從同志衝擊聖堂事件談起〉, 《宣訊》第 45 期, 香港: 宣道會香港區聯合會, 9 月。
- 關啟文 (2005a), 〈同志運動活躍分子也反對「性傾向歧視法」〉, 《明報》, 3 月 14 日。
- 關啟文 (2005b), 〈唇槍舌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激辯〉, 《明報》, 6 月 6 日。
- 關啟文 (2005c), 〈從公民權利角度看七一遊行爭辯〉, 《明報》, 7 月 11 日。
- 關啟文 (2007), 《基督教倫理與自由世俗社會》香港: 天道書樓。
- 關啟文、黎斯華編 (2009), 〈性與暴力——可怕的傾向〉, 《文明時代的暴力反思》, 香港: 法住出版社, 頁 219-263。
- 關啟文、洪子雲編 (2003c), 《重尋真性——性解放洪流中基督徒的堅持與回應》,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 關啟文、蔡志森編 (2012), 《基督教與現代社會的爭論: 道德、政治與「宗教右派」》, 香港: 天道書樓。
- 關啟文、戴耀廷、康貴華等著 (2005), 《平權? 霸權? ——審視同性戀議題》, 香港: 天地。
- Apostolidis, Paul (2000) *Stations of the Cross: Adorno and the Christian Right Radio*.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rouwer, Steve, Paul Gifford and Susan D. Rose (1996) *Exporting the American Gospel: global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Castelli, Elizabeth A. (2007) "Persecution Complexes: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War on Christians',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18(3): 152-180.
- Cheng Shengli (2011), "Materialism or Emotionalism: Values of marriage among contemporary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amily and Sexual Ethics: Christian Foundations and Public Valu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6-27 May, 2011.
- Corber, Robert J. (1997) *Homosexuality in Cold War America: Resistance and the Crisis of Masculinit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oughlin, Margaret M. (1972) "Strangers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hD dissertation.
- Dean, Robert D. (2001) *Imperial Brotherhood: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Hwang, David Henry (1988) *M. Butterfly*. NY: Plume.
- Ributto, Leo P. (1983) *The Old Christian Right: The Protestant Far Right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o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chlesinger, Arthur, Jr. (1949)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Boston:

- Houghton Mifflin. Reprinted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 Sharlet, Jeff (2010) *C Street: Fundamentalist Threat to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Boston and London: Back Bay Books.
- Stanley, Brian (1990) *The Bible and the Flag: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eicester, England: Apollos.
- Stanley, Brian ed. (2003) *Missions, Nationalism, and the End of Empire*. Grand Rapids, Michigan and Cambridge, UK: William B. Eerdmans.
- Wang, Yunping (2011) 'Human Rights and Sexual Ethics: With a focused reflec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sexual ethics in current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amily and Sexual Ethics: Christian Foundations and Public Valu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6-27 May.

## 電影片目

《整蠱專家》(王晶, 1991)

## 網路資料

- 支持一男一女婚姻協會, <http://www.truth-monthly.com/issue133/0410mt03.htm>, 10/9/2012 瀏覽。
- 明光社, <http://www.truth-light.org.hk>, 30/12/2007 瀏覽。
- 明光社〈如何鼓勵教牧社關?〉, 2010年4月23日, 引自 <http://www.inmediahk.net/> 鑑古知今: 明光社反對五區公投全紀錄, 14/9/2012 瀏覽。
- 明光社, <http://www.truth-light.org.hk/sex/sodo.jsp>, 14/4/2006 瀏覽。
- 新造的人協會, <http://www.newcreationhk.org>, 14/9/2009 瀏覽。
- 香港性文化學會, <http://www.sexculture.org.hk>, 30/12/2007 瀏覽。
-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http://www.hkcrm.org.hk>, 14/9/2012 瀏覽。
- 《創世時報》, <http://www.creationtimes.com/content.php?id=1239>, 1/6/2009 瀏覽。
- 陳永輝, 〈建構和諧家庭, 正面影響社會〉, 《國度復興報香港版》, 2007年6月11日。 <http://www.krt.com.hk/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4206>, 1/6/2009 瀏覽。
-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Review Initial Report of China, "Press Release," United Nations, April 29, 2005. <http://193.194.138.190/hurricane/hurricane.nsf/0/EF0EBFFDB1BD26EFC1256FF5002B3FBE?opendocument>. Accessed 29 December 2007.
- Common Sense for Drug Policy (2007) "Nixon Tapes Reveal Twisted Roots Of Marijuana Prohibition; White House Conversations Reveal Prejudices, Culture War Behind Nixon's Drug War," <http://www.csdp.org/news/news/nixon.htm>. Updated April 7, 2007. Accessed December 25, 2007.

- "Fundamentalist–Modernist Controversy", [http://en.wikipedia.org/wiki/Fundamentalist-Modernist\\_Controversy](http://en.wikipedia.org/wiki/Fundamentalist-Modernist_Controversy). Accessed 28 December 2007.
- Halton, David (2007) "Faith and Politics: The Ris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and Its Impact on America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Larkin-Stuart Lectures, Trinity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arch 8-9, 2007. [http://www.trinity.utoronto.ca/News\\_Events/News/halton.htm](http://www.trinity.utoronto.ca/News_Events/News/halton.htm). Accessed August 18, 2012.
- 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rihuana and Drug Abuse, "Marihuana, A Signal of Misunderstanding", [http://www.druglibrary.org/schaffer/Library/studies/nc/nrec1\\_17.htm](http://www.druglibrary.org/schaffer/Library/studies/nc/nrec1_17.htm). Accessed 31 December 2007.
- WGBH Educational Foundation, "Thirty Years of America's Drug War: a Chronology",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drugs/cron/>. Accessed December 25, 2007.
- Wikipedia, "Dem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the\\_United\\_States](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the_United_States). Updated 29 December 2007. Accessed 30 December 2007.
- Wikipedia, "Franklin Graham",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lin\\_Graham](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lin_Graham). Updated 31 December 2007. Accessed 31 December 2007.
- Wikipedia, "Moral Majority",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al\\_Majority](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al_Majority). Updated 20 December 2007. Accessed 22 December 2007.
- Wikipedia,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ligion\\_in\\_the\\_United\\_States](http://en.wikipedia.org/wiki/Religion_in_the_United_States). Updated 15 September 2012. Accessed 16 September 2012.
- Wikipedia, "War on Drugs",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r\\_on\\_Drugs](http://en.wikipedia.org/wiki/War_on_Drugs). Updated 27 December 2007. Accessed 28 December 2007.

